

南航珠海机上读本

zhuhai magazine 珠海

过不一样的生活 | 2015.12 | issue 343



你好，异乡人
——壶相普饮醇绵
——藏在酒店里的暖意
——寓舍 东方式人文雅居

珠海特区报社出版

ISSN 1000-8004 (国际标准刊号)

ISSN 1000-8004



第一价

1.50元

第12期

2015.12

1.50元

打开 Rongen 的朋友圈，唯一一条内容是从板樟山顶上望出去的风景。那天我们约定见面拍摄的地点，他的第一选择便是在板樟山，可天公不作美，因为天气原因我们只得更换室内拍摄场地。老先生心有不甘，倒像是有些遗憾。板樟山于珠海人而言，其实再熟悉不过，的确是一座风景秀丽，林木苍翠的山丘，可从 Rongen 难舍的神色中，我们却似乎看到了不一样的美好和眷恋，因而那山峰也多了几分神秘，或许那里有着一个来自异国的异乡人眼中独特的风景，有着他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与故事。

DEEP ATTACHMENT TO MOUNTAIN

一份远道而来的眷恋

文 | Fion 编辑 | Erica 图 | 高蒙萌

爱山，因为爱远望

许多人心目中的艺术家是不愿意在一个地方生根落叶的，他们的人生从来都在漂泊，在随着心绪与艺术脚步迁徙。这样的概念不置可否，但 Rongen 的人生确实如此，如同一条不断往返的航线，偶尔在天空中转弯，人生便走向了不同的境地。自 1991 年起，他因为艺术工作在纽约及柏林居住，在纽约主要负责和柏林的一些长期联系，2006 年短暂地去往柏林，没多久时间又回到纽约。那时候的经济很不景气，雾霾的天气像是低迷的经济氛围，让一个才华满溢的艺术工作者感到压抑，他想要摆脱这样的环境。于是当 2011 年他的朋友发出邀请时，Rongen 终于来到了香港，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期待的地方。说到香港的时候，他的神情里带着惊喜和向往，但是这里并非他最终的落脚之地，一番辗转，最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Rongen 又来到珠海，这一次，他终于停下了脚步。

在 Rongen 的眼里，这里有北上广那样丰富的艺术氛围，并且拥有独特的地理优势，为艺术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可能。与柏林的平地大不同，香港的高楼给了

Rongen 全新的视觉体验，而珠海的高山则让他产生了极大的灵感，站在一个开阔辽远的高顶上眺望着远方的山脉，俯瞰着脚下的城市，那是他未曾涉足过的土地，充满着未知和神秘，而他身处的这个高点，或许就是他此刻心中艺术的落脚之地。谈及此处，我们终于明白他为何如此爱山，因为那里可以远望，可以在辽阔的视线里看到未来无限的可能性。

一个艺术家的执着

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，都有一份自己的执念和追求，Rongen 当然亦是如此，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让他的作品更加出色，富有情感。说到自己最满意的作品，Rongen 的脸上浮现出专注的神情，极为认真地向我们阐述作品的意义：“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是驱逐计划（eviction plan），作品是关于纽约地产行业，内容是住户被政府强迫迁出——如果你活在纽约，你就会发现地产行业是这个问题”的源头，这个作品的位置在曼哈顿（Lower Manhattan），而我花了 2 年时间为 58 位住户维权，在这过程认清了纽约法律体制以及



Rongen Rozce
1924
2017
EXHIBITION





珠海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日渐浓厚的艺术氛围吸引了像 Rongen 这样的艺术家前来定居。

eriction 准备的文件及法律性，甚至我也参与其中。”说完这些之后 Rongen 沉默了一阵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回忆那时候的难忘经历，而他脸上严肃的神色却让人忍不住肃然起敬。

短暂的沉默后 Rongen 聊起第二幅作品血腥状态 (Bloody State)，这幅作品是一面美国国旗，上面的条状由两包人工血袋输血给它，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血腥的状态，是对美国以及其武力的批判，在柏林，我研究很多关于欧洲泛欧计划，它的缺点和源头，欧盟的组建想法好，但是有不足，欧洲方面一面是希望能和平共处，但另一方面没人带头去统一意见，让战争继续。而我也认识人在南斯拉夫，我和他们聊过，曾在铁托时期（和平时期）在那儿呆过，那时的孩童现在就卷入这场战争中，所以我 1993 年的工作一方面体现了欧洲平和的一面，也体现了糟糕的一面。”

在 Rongen 的思想里，每个人

的出身都是平等的，是经历造就了不同的我们，艺术家恰好有这样的天分，用作品述说自己大半的人生，而艺术到底是什么呢？与其这么说不如问什么不是艺术呢？它源于我们经历的种种，使我们成为绝然不同的个体。

让珠海孕育艺术

有的人漂泊却自在，有些人却受现实所累，这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前者。而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漂泊和迁徙之后为什么要留在珠海呢？Rongen 的回答是：“让珠海能给艺术发展的空间。因为纽约为了给有钱人留出空间而从这个城市剥离那些艺术品，在柏林，我每两周都接到年轻艺术家的电话，说他们想离开，怎样才能拿到文化签证，因为无法在纽约呆了，在柏林，我经常见到这里的市长，为的是保证纽约的艺术家在柏林有容身之地，让艺术有处发展，所以我希望珠海能够是相应的亚洲福音之地。北上的很多出色的东西在珠

海都有呈现，所以珠海正往艺术文化中心方向发展，更重要的是香港和这儿关系紧密，珠海有着距离近以及地产资源优势。”

当聊到理想的工作室的样子时，Rongen 笑得像个孩子，马上指着窗外说，“就类似旁边这样的北山这种村屋吧，我很喜欢这样的砖块。我会邀请我的设计师朋友来参与设计，那真的会是一个很棒的地方。”

我们在珠海生活得太久，这座城市好像一个熟悉的爱人，太习惯它的样子，甚至忘了它美得如此淋漓尽致，有着一个异乡人口中念念不忘的样子，正如 Rongen 眷恋的板樟山一样。或许这位远道而来的异乡人最令人敬佩和动容的地方正在于此，那便是不管经历多少岁月和风霜，却依然执着着心中的梦想和追求，那便是他能在一个我们熟悉的城市里的陌生角落，发现自己心中最独特的人生与风景。24